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In the Horizon of the Other

在他者的视域中

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

*Minority Poetr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马绍玺/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云南民族大学 学

I207.22/179

2007

In the Horizon of the Other
在他者的视域中

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

*Minority Poetr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马绍玺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

在他者的视域中

——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

著 者 / 马绍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负责 / 范广伟

责任编辑 / 陶 云

责任校对 / 张冬妮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9.125

字 数 / 158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766 - 7 / I · 016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这是一部重要的书。少数民族诗歌在全球化的时代前途堪忧，面临绝种的危险，而且多年来也少有有分量的论著对此进行梳理论证。马绍玺的这本书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个方面的空白，不是泛泛敷衍之作。

全球化时代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拒绝的，但作为知识分子应当有自己的立场。这本书是有立场的，所讨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就在20年前，少数民族诗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影响下，还有勃兴之势。但今天，已经前景黯淡了。今天的时代，各种鼓励少数民族文化的措施并没有减少，也许比过去更多更强。但可怕的是，诗歌从来不植根于纸上，而是生长在历史、传统和各民族独特的日常生活中。全球化正在把过去时代各民族的生活世界连根拔去，也许还没有完全消灭，但各民族显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对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传

统和神灵体系继续持有坚定的自信了。我曾经去欧洲旅行，我惊讶的事情是，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后，在那土地上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云南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更别说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被全面地西化，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我写作此文时，无数的汉语知识分子正步入考场，为评定职称而考英语，对于母语为汉语的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愿与否，而是制度。我的两个朋友，质量极高的知识分子，因为拒绝学习英语而被迫出局，评不到职称。这就是全球化。而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只有通过汉语才可以得到中国文学界的承认，这在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常规。汉化、全球化，少数民族诗歌正在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时代是个各方面都需要摩西式的人物的时代，诗人兼学者的马绍玺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可以肯定，他的书不会令局面有丝毫改观，但至少将来的历史不会以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是对一切保持了沉默。

这个时代能够继续守着书桌研究问题的人不多了。在知识分子中，是否可以先进入富起来的行列以及弹冠相庆已经成为普遍的焦虑。学术的底线早已突破，无数的论文张牙舞爪，暗中觊觎的只是与富裕的距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今天这个时代比较醒目。传统中国一直尊重的是那种泥途不返、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颜回式的清高人物，如今这一套似乎已经被大面积颠覆。

马绍玺的书不是时文，其论文的内容显然是无法下载、照抄的，其论题在冷门的零度以下，必须要自己思考，自己创造说法，自圆其说，资料显然是必须自己去阅读收集的，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当我对该书那些新鲜深刻的见解略过不表，只是说这是一部我们曾经知道的那种常规的学术著作时，听起来却像是赞美。

于 坚

2006 年 4 月 8 日

序 二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民族文学青年批评家马绍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部书的出版，是值得祝贺与推荐的。

三十几年前，马绍玺出生在中缅边境云南这边一个普通的回民家庭。一路走来，不知历经了几多的艰辛与坎坷，现在，他已然是在云南民族大学讲授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副教授。此外，他还有一重身份——少数民族诗人，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诗集《秋天要我面对它》。

我认得马绍玺没有几年，先是因为他在我所任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随后他又连续参与了我们发起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并且成了其中一位不断贡献自己建设性思考的成员，相互也就不再陌生。马绍玺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性格上有些敏于思而讷于言。当然，不管是作为批评家还是作为诗人，这样的性格都算不上缺点。

马绍玺对自己作为诗人与批评家的两栖书写，均十分投入。而具有民族诗人属性的他，又给了具有批评家属性的他以相当大的助力，尤其是他那用诗歌拥抱生命的写作实践，使他的充满民族人文关怀的研究不再存有丝毫的文字把玩或者隔靴搔痒的成分。我们通过马绍玺提供的学术视角，对云南高原乃至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先锋派诗人发出的声音中所暗含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抉择，不仅是洞若观火，简直已经是感同身受。我想，这部《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的写作前提，就在这里。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应神经从来都是最为敏感的。今天，当历史上身处边缘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大梦忽醒，分明地感触到来自于国内和国外各个方向强势文化的逼压甚至荡涤，其诗人们作为代表着各民族文化的那条最敏感的神经，也必然地要充分绷紧。他们的诸多饱含着惶惑、眷恋、痛楚、徘徊、寻觅、哲思的作品，都可以被视作这样一类本能的、天经地义的文化“应激”之举。

其实，自古以来就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传统，在他文化面前束手就擒。清初曾有一位满族出身，同样在民族文化领域神经异常敏感的杰出词人纳兰性德，写过一首著名的长短句叫做《浣溪沙·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
海东青。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
兴废话分明！

这首词写于作者扈从清帝东巡松花江畔民族故土之际。后世有人把它释为性德因追忆当初本氏族叶赫那拉先人与爱新觉罗先人经历的一场血战而发出的感慨，实际上是一种误读。通观全篇，词人在这里所抒发的，完全是针对民族文化剧烈变迁的深深叹息。从词作的上阕三句以及下阕的第一句，可以分明地读出满族先民在久远的原初文化（即萨满教文化）状态下的浑朴生存场景，这四句是对民族传统逼真的大写意；而后词意忽转，“不知何处梵钟声”一句，则对比强烈地叙说了眼前面目骤变的文化转轨。词人此刻也许联想到了自己以及本民族由昔日“尚武”而迅速转向当下“尚文”的超常异化过程，那不是比故土上面突然响起梵钟之声更叫人难以解释么？——词人身临此情此景几近“失语”，只好发出一声“莫将兴废话分明”的叹息。

此处无意对纳兰性德的精神走向和满族文化的历史性演变多做评论。应当指出的倒是，性德的“莫将兴废话分明”，其实正可以作“欲将兴废话分明”而又“难将兴废话分明”来读。古今中外，身处民族文化大跌大宕中间的各个民族的文化人，几乎都有过这般痛彻的心

绪，却又有几人能够将个中之兴废“话分明”呢！

斗转星移，厚重的东方文明史册在我们的面前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经济与资讯“全球化”势必要引发的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最为诱人也最为教人窘迫的一项主题词。在许多汉族同胞还远未感应到自我文化的潜在危机之时，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却早早地品味出什么叫做文化场域间的“十面埋伏”了。这中间，各民族先锋派诗人们的激越歌吟则不能不让人倾耳聆听。他们的如是歌吟，较其以往所有作品都更加明显地凸现着民族文化的精魂。他们敏感地捕捉着历史传统的每一点异动，敏锐地记录下传统与时尚彼此间的每一番割据，敏捷地表达着古老民族在现代精神涅槃中的每一分失落和每一寸进取。先锋派诗人大多都对民族的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对民族传之久远的魂魄更是苦苦地在守望……他们，也依旧是“欲将兴废话分明”而又“难将兴废话分明”的呀。

作为民族诗人的马绍玺，曾经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体现出与少数民族先锋派诗人相同的立场。他的心底也同样充盈着层层叠叠的文化兴废感。然而，作为民族文学批评家的他，其角色和使命却不一样了。此时，他面对自己的研究，须放逐感性而高扬理性，从宏观到微观，以一种第三者的站位来冷静地客观地观察与思索民族诗人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幽微。

在这部著作里面，作者缜密地扫描了少数民族先锋派诗人个体及诗人群体在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心理轨迹，透过他们各自不尽相似却又彼此声息相通的民族文化书写，来寻绎和领略身陷多重强势文化围攻之下的各个古老民族的当代良知或顽强或机敏的突围策略。这样的书，既是写给今人的，也是写给后人的。我们眼前的民族文化大变迁，是需要有许许多多此等载史载论的“备忘录”来留作殷鉴的。

文化“全球化”时代的行将出现，早就触发了由西而东世界各地理论界一浪高过一浪的思辨热潮。马绍玺在他的书中明确地显示了这种向多元文化理论学习和借鉴的良苦用心。“文化认同”、“文化流散”、“文化撕裂”、“文化疼痛”、“文化身位”、“文化阐释”……这些对于人们来说并非全都熟稔的概念在其著作中一再闪现，虽然个别地方叫人感到多少有点儿不够熨帖，但就整体来看，却非常有利于作者对少数民族先锋派诗歌现象富有学理性的诠释，使著作的理论含量大大增强。

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身为民族文学批评家的作者，从自己的理论涵养出发，在这部著作里对于先锋派民族诗人们时常提出带有真知灼见的忠告。在第四章，马绍玺对自己心仪的一位哈尼族诗人在作品中所选择的“文化相对主义”策略给予肯定并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确立，是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在今天获得存在和发展的

理论基础，是文化多元性存在的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表现。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进步，它更接近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有利于描述当下文化演进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同时，作者又深刻地指出：

当然……我们并不想遮盖这种追求本身带来的一个盲点问题，即过分夸大文化的相对性。这是危险的，它甚至可以使追求本身成为一种更加封闭的文化保守。我们知道，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理论存在着夸大各种文化的相对性，否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和统一性，进而否认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文化相对主义的篱笆有可能把我们赶入自我封闭的境地。

马绍玺是严肃而且真诚的。他的理论与少数民族先锋派诗歌创作现实的零距离结合，也同样是严肃而且真诚的。

马绍玺的路还长。在他的学术履历上，既然有了这第一部，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我们期待着他的不断提高与不断完善。

本书作者向我索序，权且写出上面的文字以充填页面。

关纪新 丙戌清明草成于京北豪敦阁

序 三

关于诗歌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之所以关注当代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和批评活动，并与一些从西部地区走出来的各民族诗人或批评家建立了持久的联系，是因为我是一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编辑，先出于职业行为，进而又对他们的情感世界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作为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他们一首首充满灵性和激情澎湃的诗歌，以及一篇篇富有哲思和笔锋犀利的评论文章。

尽管当代诗坛上先锋诗人一直比较活跃，但批评家的眼光很少投向西部地区的各民族的青年诗人，或者说没有将他们的创作视为“先锋”诗歌的重要成就。1995年的《民族文学研究》曾刊发了一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的评论文章，这几篇评论将四川和云南的彝、藏、白、哈尼、普米、佤、景颇、土家等民族的青

年诗人的汉语诗歌作为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代表加以评述。其后，不断有青年学者向我们刊物投来稿件，推动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深入进展。云南民族大学的回族青年教师马绍玺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马绍玺曾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师从当代诗歌研究大家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这对他日后从事诗歌评论研究应该有重要的影响。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即马绍玺首先是一位诗人，同时又在从事诗歌评论和研究工作。西部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活跃，与他们中有若干位既从事创作又撰写诗评、阐释诗学思想的诗人兼评论家有关，如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罗庆春）、栗原小荻、晨宏、冉云飞等。

我与马绍玺的接触最初是作者和编辑的业务往来，最近三年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有了直接交流的机会。他的诗歌中流露出的忧郁情感、文章中的平实朴素的文风以及为人的谦逊和坦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当今学术“大跃进”、文坛光怪陆离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中，能有马绍玺这样的坚守“自我”文化之根基，勇敢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冲击，为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而默默工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学者，实在是民族文学事业顺利发展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

马绍玺对当代少数先锋诗人的创作做了多维度的文化学阐释。全球化的语境中的民族文学面临的冲击与挑

战是任何民族和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马绍玺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置身于“他者视域”之中的清醒和从容与他作为诗人现身诗坛时流露出的忧郁和沉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那些引进了某种理论，动辄对事物或现象下结论、断是非的评论家不同，论者对于文化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从文化空间的变化——“时/空压缩”、生存状态的变化——“文化流散”、心理状态的变化——“文化认同”、言说方式的变化——“文化对话”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他者”文化与“自者”文化实际是彼此呼应、互为参照的，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坚持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策略，确立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理应占有的一席之地。

马绍玺对诗歌的感受力是细致而敏锐的，他在吉狄马加、鲁若迪基、哥布等人的诗中读出了那种“自我民族文化的被撕裂与置身‘被撕裂的民族文化’中的焦虑性疼痛，以及由此激起的诗人对‘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渴望与找寻——寻找文化的认同感与文化故乡——的执著而强烈的情感。”他将这种“全球化体验”所引发的情感及其特殊的表达视为由少数民族诗歌拓展的新的审美空间，并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诗人的自信与勇气。

同样是得益于创作实践的启示，马绍玺在“引言”的结束部分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很好表达了他的学术追求：诗歌是一种通过省略来进行言说的文体，它所

省略的赋予它所写下的以更大力量。在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言说过程中，对自己构成挤压和伤害的无处不在的“他者”文化被它们省略，但这被省去了的“他者”却是它们意义生成的重要的场域。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少数民族诗歌的存在就是一种在“他者”文化包围中的存在。因此，本书的言说过程一直在努力去还原这个无处不在的叫做“他者”的意义场域。

马绍玺的评论文章显示了很好的细读文本的功力，这也是最能打动我的地方。文学研究的基本功是有阅读和感受，一些评论家在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方法时，常常会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对作品的感受力丢失，文章越写越空，生动鲜活的文学现象变为理论的注释资料。

马绍玺因为有诗人与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便掌握了领会与阐释的双重优势。他在这部著作中用了一半的篇幅对于几位颇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诗人的文本作了细致的文化解读，他对这些诗人的精神气质的把握之准确，对于他们的美学风格概括之深刻，令人折服。同为少数民族诗人，他们之间情感的交流是那么自然而深沉，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文化境遇，有着太多的共同感受，共同为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努力。这样的评论文字是有独到而深刻的生命之体验的。马绍玺的诗歌评论是一位平日不善言辞的青年学者“孤独”探索的治学境界的真实

/ 在他者的视域中 /

展现。

马绍玺还很年轻，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研究的思路也还有需要调整之处。他所进行的文化访谈是一个不错的研究方法，如果能在访问中记录下被访者对本民族文化意向的解释，了解他们从事创作的心路历程、情感变化等，将会对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加生动的资料。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把握，更多地是要关注他们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资源是不可忽视的学术资源，希望今后能看到马绍玺在这方面做出的成绩。

再次声明我其实不懂诗，写下这些文字只能算是对马绍玺的这部著作问世的祝贺，期待着即将步入中年的小马有更大的进步。

汤晓青 2004 年早春于中国社科院